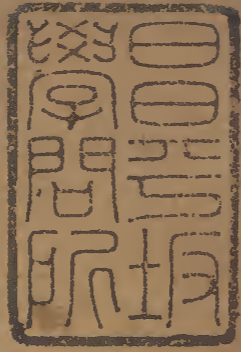


伏元策

二卷上



漢書門			
三	八	五	七
一	九	八	號
六	〇	函	類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六三	三八五
函	冊
五六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57
冊數	6 ( 5 )
函號	363 23



歷科廷試狀元策

地集

已丑狀元

漪園

焦

竑

編集

辛巳科正德十六年

已丑榜眼

曙谷

吳道南

校正

皇帝制曰朕惟自書人君臨御天下必慎厥初而為其臣者亦未

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蓋國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進退世

道之否泰其機皆繫于此誠不可以不慎也然觀之詩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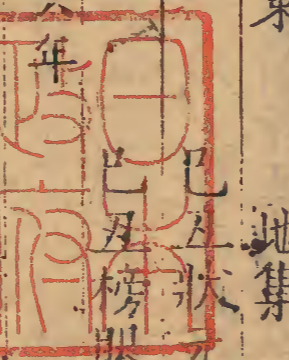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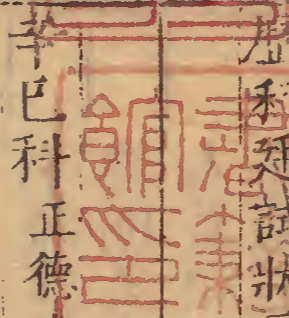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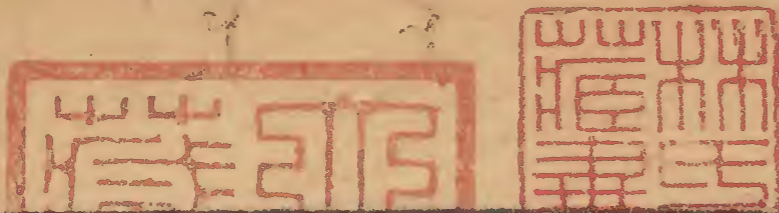
載則亦不能無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首察璣衡以

齊七政而顛禋望徧之並舉觀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異

時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闢四門明巨達聰惟恐或後

且進十二牧而歷咨之豈聽言用人又在所急歟太甲元祀

祗見厥祖伊尹明言烈之成德以訓于王是天下之政無



大于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傳說告之尤惓惓遜志時敏  
之務典學亦豈容緩與成王即位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  
之惟以畏天愛民為主訪落一詩乃又以盡下情守家法爲  
說立改一書又以三宅三俊爲不可忽終之無誤庶獄爲重  
意固各有在歟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于神宗不旋踵會羣  
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天下人臣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爲言  
他務未遑願以兵事先之何歟若乃禹祇承于帝有精一執  
中之傳湯黜夏命有克綏厥猷之任武王勝放訪洪範于箕  
子踐阼授冊書于尚父且退而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有  
銘則又萬世道學淵源所自未可以尋常政事目之也然則  
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于是歟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間  
蓋無足與于斯者然一代之治功論議亦不可泯觀夫求端

于天之策治審所尚之疏尚德緩刑之書蕩滌煩苛之奏與  
夫先天要說之十事奉天罪己之一詔元祐修德爲治之十  
要淳熙謹始自新之十目皆于初政深致意焉其與十漸之  
慮五始之義三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其果無大相遠  
歟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設施固有先後端本  
所以治末謹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以少後皆治體  
所關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衆說不能以皆一歟朕奉

天明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以來釐革弊政委任舊臣凡夫敬

天法

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惟日孜孜次第  
舉行取無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語建號紀元方將體元居正

以求儼美詩書所稱帝玉熙明之治特進爾多士于廷咨以慎初之道爾多士其尚酌古準今稽經訂史明本末之要審先後之序悉意敷陳用輔朕維新之意

臣楊維聰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緩急足以周天下之務立天下之綱是謂治法根于躬行原于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運之而不窮是謂心法治法不善則施為注措之間乖謬舛錯必無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或未端焉則材條雖具品式雖詳亦彌文粉飾而未必徵之實事勉強一時而不能持于悠久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法存于內以為之本治法施于外以為之用本端而末治體立而用行斯為治不揚之常道也況人君臨御之初天命眷顧方新人心嚮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機皆此焉繫所以慎其初而圖其終者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得心法而舉治法三代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純而治法亦有所未備三代以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則

今日慎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欽惟

皇帝陛下睿哲天挺

仁孝夙成昔濬藩邸之時已繫元元之望一旦

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宵旰孜孜勵精圖治任耆舊之臣釐積習之弊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觀政聽風思見德化之成臣以草茅首蒙

賜對雖至愚陋不足仰承

休德而喜慶之深敢不掇拾舊聞對揚

清問之萬一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機焉識治勢者乘其機以爲之則力不勞而功可成所謂機者初是也蓋臨御之初好惡未著雖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觀望一有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惟好之欲也于是溺其所可樂志其所可懼而後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將遂償焉以至于不可爲誠自其初謹之不墮于小人之計小人亦洗心滌慮唯正之趨矣是故識其機者慎其初不慎其初不識其機也識其機則國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進世道由之而泰不識其機則治者忽進者退泰者否矣其關係豈小小哉太甲初嗣位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營洛召公告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自古人君臨御天下率以慎初爲事臣之賢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也臣請稽經

訂史用

聖制所及者條陳之舜攝位正璿璣王衡以齊七政而觀天之道盡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交神之禮舉及其即位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務進賢以決壅蔽之患且進十二牧而歷以五事咨之務用人以賴輔理之益伊尹作伊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太甲蓋逆知其欲敗度縱敗禮顛覆湯之典刑故以法祖爲說高宗以交修命傳說告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以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也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舉殷中宗高宗祖甲畏天愛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成王朝廟聽政思先人顧託之重乃作訪落一詩延羣臣以盡下情率昭考以守家法立政一書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始以

宅俊爲不可忽而終之以無誤庶獄爲重使王尤知刑獄之  
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已誤之也若夫禹受命神  
宗不旋踵會群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天下召公進戒首以  
張皇六師爲言似若忽內而重外者然聖人之治固不因外  
以廢內亦不因內而遺外有苗弗率民棄不保禹承舜命安  
得不征之然班師振旅誼敷文德卒格于干羽兩階之化周  
至康王三葉矣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老臣愛君得不以張皇  
六師爲戒且張皇云者亦國之常政軍伍藏于非旬陳法講  
于蒐獮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  
已非若後世守文者以兵爲諱喜功者則又窮兵黷武之  
也夫三代以上之君臨御之初莫不急所先務其治法可謂  
舉矣至其心法之所存則尤致意焉是故又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克執厥中禹之祗承于帝也惟皇上帝降衷于  
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自任于已也武王之始克  
商也訪洪範于箕子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  
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  
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其始踐阼也又訪冊書于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几席觴豆刀劍戶  
牖莫不有銘夫武王之皇極敬勝義即成湯之綏猷即禹之  
中心法之相傳精神之相契有以開萬世道學之淵源立政  
非此無以爲立之本宰事非此無以爲宰之之要慎初之  
道莫有先于此者可以尋常政事目之哉自是而後若漢若  
唐若宋不足與于斯矣安馬上之習者不事詩書修玄默之

德者崇尚黃老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矣溺心圖讖之說父事  
二老兄事五更矣專爲章句之習以至銳情經術而閉門慚  
德禮延文儒而聲色羞心曰心無邪曲顧任智術以成功曰  
重道崇儒至指道學以爲黨心法之傳寥乎未有聞也故其  
爲治法也或駁焉而不純或行焉而有所不盡然當時群臣  
之論議則深有所取者董仲舒對策于武帝之初曰王者求  
端于天欲人君任德不任刑匡衡上疏于元帝之初曰治天  
下者審所尚欲朝廷崇禮而敦讓宣帝刑名繩下路溫舒以  
尚德緩刑勸之帝承永平後陳寵以蕩滌煩苛勸之漢之  
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無能以行之也玄宗開元  
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說曰政先仁恕曰不倖邊功曰法行自  
近曰宦監不與政曰罷賦外之征曰戚屬不任臺省曰大臣  
接之以禮曰群臣得犯忌諱曰絕營造曰推舉戒德宗不  
之難陸贄勸下罪已之詔曰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已  
而朕不知痛心覲面罪實在予使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  
揮涕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盡也  
呂公著當哲宗之初嘗上十事于朝則畏天也愛民也修身  
也講學也任賢也納諫也薄斂也省刑也去奢也無逸也朱  
熹當光宗之初擬上十曰于朝則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  
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  
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勵風俗節財用以  
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  
元祐行之而不終淳熙擬之而未上故當時之治卒莫能底  
于善也由諸臣之建白觀之雖言人人殊其視十漸五始三

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亦無大相遠者蓋魏徵十漸之慮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市駿馬初護民而今用民力初役已而今縱欲初親賢而今近奸初賤異物而今進難得初求士而今任好惡初絕田獵而今事馳騁初達群情而今多間隔初求治而今恃勢初撫寧而今勞弊所以慮不克終也五始之義則春秋之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荀况所謂三卿序進授策則天子即位上卿進除患為福之戒而授一策中卿進慮事慮患之戒而授二策下卿進敬戒無怠之戒而授三策所以欲人君謹于始也蓋與諸臣之所建謹始圖終者一矣夷考上下數千年間君臣圖治之說既有所謂心法又有所謂治法而其為治法之說又

或天或祖或君或民或內或外或被或此棼然其不能齊猶也天下之理固有六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者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故以心法對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對事之小且緩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謹始以圖終其設施之序心法固所當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後聖君賢臣唯有見于此故執中綏猷洪範卅書與夫典學之說修身講學之說正心齊家之說直指乎心法之源而其他政事之說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時之所宜據其勢之所至順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奚必其詞之同哉臣竊觀



陛下踐阼之初責成輔臣獎納臺諫凡弊政之所當革者革之無不盡凡舊章之所當遵者遵之無不篤其于敬

天法

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固次第舉行之矣勵精之實發于

即位之一詔中興之志著于嘉靖之紀元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以殷宗周宣為望乃猶不自滿假于

聖制之終曰方將体元居正以求儷美詩書所稱帝王熙明之治而欲臣等悉意敷陳以輔維新之化即此觀之臣有以知

陛下必為殷宗周宣無疑矣臣之所以為獻者亦惟願不失此機而已何則數年以來法度廢弛天下之事已極于弊

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奮人心望治者方切此祈天求

命之時可以有為之會也乘此機以為之去去川决殆無難者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近世人君孰無願治之心然或卒不逮焉豈皆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

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則心法治法焉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以執中肇修人紀以綏猷遜志時敏以興學建皇極以序九疇戒怠欲之勝敬義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則心法得之矣克謹天戒以畏天監于成憲以法祖親賢遠姦以致治早朝晏罷以勤政明揚側陋以求賢虛懷受言以納諫節財以制國用愛民以固邦本慎刑憲以恤人冤詰戎兵以防邊患則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有治法以為心法之用本末不差先後有序而謂美不儷于詩書治不隆于熙治

豈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雖然非初之難而終之難也  
陛下以慎初為閑臣既陳之矣至于圖終之說臣敢復為

陛下言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  
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時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時萬物  
皆得順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強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則幾  
成而復壞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謂健治者非血  
氣之謂又以心為之本

陛下誠求之心日御

經筵講求至理以學養此心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敬存此心  
延見公輔親近儒臣隨時便殿時被顧問以君子維持此心則  
聖心湛然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終之  
足惠哉伏惟

陛下深垂聖意以無失今日之機以無負今日之望以無忝今日  
改元之意則生民幸甚

宗社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天風飄飄野馬嘶之至

宗祿幸甚

劉永文意似坐男幸甚

對可彩聖聖意以無失今日之懋以無負今日之望以無忝今日

丁丑科 正德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義農以下之事見于經秦漢以來之事見于史見于經者皆聖賢為治之亦見于史者亦當時君臣相與隨時而成治者也然儒先君子之論則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豈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後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歟自今觀之如畫野分州設官分職明禮樂興學校正律曆秩祭祀均田賦通泉貨公選舉嚴考課立兵制慎刑罰則帝王之治天下固未嘗不以法也天性明達寬仁長者躬修玄默以德化民恢弘大度同符高祖事從寬厚文以禮樂畏義好賢力于為善聰明果決得于天性寬仁多恕心無邪曲恭儉仁恕忠厚惻怛則後世賢君之治天下亦未嘗不各有其道也然則儒先之論殆亦有

不足盡信者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治定功成

聖子神孫萬代如見其治道之高明治法之弘遠互可以等帝王而上之矣然而帝王廟祀立于京師自昔忠良多與配享雖以勝國之世祖而亦獲秩祀焉豈非以後世之英君諡辟其政治亦猶有可取者歟朕膺

天眷命嗣守鴻業臨政願治蓋十有三年于茲矣然遠師帝王之道而望道猶有所未見近守

祖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予大夫積學待問久矣其為朕據經史兼本末詳著于篇朕將采而用之而以資于治焉

臣舒芬

臣對臣聞天下無法外之治帝王無道外之法蓋道者出治之本法之體也法者為治之具道之用也使道有本純則所以立法者義必不精利必不盡雖能行于一時而不可以垂于萬世法有未善則所以為治者化必不洽澤必不周雖或致夫小康而終不足以望雍熙太和之盛故論治而謂不以法非知治者也論法而謂不以道非知法者也古之帝王全于躬行心得者既有以達天下之極見于典章制度者又有以盡天下之情故功業之盛上下與天地同流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秦漢以來非不有法也顛皆小補罅漏而不知先王立法之原亦非不有道也乃其天資偶合而不聞先王大

道之要尚何望其治效如古昔之隆也哉然則治之不能外法法之不能外道蓋有確乎其不可拔者矣恭惟

皇帝陛下篤于求道審于行法勤于致治

踐阼以來嘗三親策多士矣始之以法天法

祖蓋篤于求道之心也繼之以文武兵農蓋審于行法之心也

繼之以大學衍義之問蓋勤于致治之心也茲于

萬幾之暇復進臣等于

廷兼是三者之心俯

賜策問卷：馮若有所不足而欲益臻其極者臣雖愚陋敢不

對揚

休命于萬一乎臣聞義農治之極也堯舜道之至也三代法之

備也言治極則法之善可知言法備則道之純可知故孔子

繫易始于伏羲則十三封之制器利用以法而存乎道也序

書斷自唐虞則二典之所載時雍風動以治而形于法也

詩而備于文武則不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又以道

而顯設之于法也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釋

之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豈堯舜不足于法

而文武猶有病于道耶蓋舉道則法以著舉法則道以存故

朱熹又曰皆該內外兼本末而言也由是言之道與法非判

然二物也明矣

聖制以為儒先君子之論則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以法把

持之而已信斯言也豈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後世之

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歟

聖慮深遠臣愚何足以知之然竊惟帝王之典後世其為道不同

而其為法亦異帝王道是以創法法足以善治故專謂之道

蓋道即法之所從出也後世之于道或偏而未全或駁而未

狀元策

二卷

十一

純則其所恃以為治者獨法而已故專謂之法蓋法始有不  
本于道者矣請因

聖制所及以凡經史所載道與法者敬詳陳之聖人理天下使物  
各得其所為極至故其畫制曲防莫非美意存焉今舉其大  
者若黃帝之畫野分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弼成五服咸則三  
壤商人肇域四海以建諸侯周人以九州之地建三等之國  
而分田以定賦者或五十而貢或七十而助或百而徹皆  
以什一為中正則封建井田之法于是乎立矣伏羲以龍紀  
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有天地四方之官唐虞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其數周官三百六十統于六卿而敷奏明試三考黜  
陟典夫六計八職八柄之政亦行乎其間則建官考課之法  
于是乎詳矣親疎貴賤之有體郊社禘嘗之有儀咸英韶護

之有制璇璣玉衡之有具塾庠序學秀選俊造之有等則禮  
樂律曆學校選舉之法無一之不備也九賦以為餼九式以  
為節五刑以為計八刑以為糾弧矢以示威伍兩卒旅軍師  
以畜衆則財貨兵戎刑罰之法無一之或缺也所以然者義  
農黃帝皆以神聖之德繼天而王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  
或克明俊德或溫恭允塞或肇修人紀或緝熙敬止或重民  
五教道無不純而法于是焉出不然亦安能心代天意身代  
天事妙化導之機而極制作之善若是哉故曰帝王以道治  
天下而臣謂道即法之所從出者于是可見矣後世賢君若  
漢高之天性明達寬仁長者以創漢家之業文帝之躬修玄  
默以德化民而致後元之治光武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成  
中興之功章帝之事從寬厚文以禮樂濟永平之政唐太宗

之畏義好賢力于為善速致太平憲宗之聰明果決得于天性卒平禍亂宋藝祖之寬仁多恕心無邪曲而有以易五季干戈之亂仁宗之恭儉仁恕忠厚惻怛而有以開元祐炎興之運誠如

聖制所謂亦未嘗不各有其道也但此之謂道不過天資之近似耳就而倫之則惡聞詩書崇尚黃老溺圖讖以陷封禪之非之剛斷以啓戚門之釁以至天倫慙德異術荒心任智謀以成功聽諛佞以廢后帝王純粹之道果如是乎道既未純則法之所立宜乎其不能盡善也故漢初三章之約律令之次章程之定與夫侯國之封所謂磐石之宗犬牙相制者規模亦宏遠矣然不革秦習不任周政所以治雜于伯其後禍難屢起亦非法之所能防也唐以六典建官以租庸調取民

置學舍生員以養士六夫以府衛治兵所謂甚重馭輕五大不在邊者節目亦詳蓋矣然大綱不正昏風相襲所以治雜

于夷其後變故最多非屢壞而不可支也宋人重儒術愛民力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與夫通判縣尉之置要皆以收方鎮之權所謂混一天下亦長慮而却顧矣然武備頗衰成功亦小國勢日以積弱莫能善其後也

故曰後世以法把持天下而臣謂法之不本于道者夫豈不然耶以是觀之則道有純否而法隨之法有善否而治因之孰謂為治可以無法而立法可以不本于道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用夏變夷一代

聖子神孫萬世之太平

經制之備真足以匹休帝王而開矢觀夫京畿諸道之建置

宗藩列爵之世封內則罷丞相而設府部外則罷行省而設三

司有

大明官制以定其負有諸司職掌以定其守

命官議禮則吉凶軍賓嘉之禮有其等矣而又有太常神樂諸

署以習其器數聲容焉內設國子監以教天下之英才外設

府州縣學以育民間之俊秀經義之制定而士無詭異之談

科貢之制行而士有彙征之望以言乎律曆則造曆有官而

閏餘歲差之有司天有臺而休徵災異之並占且謂至元

辛巳之曆漸遠度遠以洪武甲子之歲肇起曆元律曆之

正何如哉以言秩祀則大而郊廟儀物典于太常小而厲

享品節詳于祠正嶽鎮海濱之神號革前世不經之濫名

帝王陵墓三歲降香祀之先代資臣惟以當時官爵稱之

禮典之正何如哉謂田賦不均非所以遂民生也

國初丈量田畝以抑兼併清理田糧以防姦偽且視土地之肥

瘠以為稅科之輕重是雖非井田也不幾于什一之中正乎

謂泉貨不通非所以資國用也

國初因桑穰之境而鈔法甚嚴置寶源之局而錢法再變茶馬

鹽課之利則以助軍需商稅魚課之辦則以助國費是雖非

幣餘也不幾于九府之圜法乎禮部以科舉之式選士必嚴

貢舉非人之律吏部以銓選之法選官復有推陞保舉之例

其選舉之公彷彿乎虞周明揚實與之盛也給由雖有常期

而所以為黜陟者復稽其旌異之典紀錄之冊焉考覈雖有

通例而所以校才能者復稽其歷任之久暫地方之繁簡焉

其考課之嚴頡頏乎虞周三考六計之詳也以兵制言之既



有親軍諸衛以衛宮禁復有隸府諸衛以衛京城既有都司  
留守司以衛一方復有各衛守禦所以衛郡邑且府衛之所  
職掌雖各有司存而軍政之樞機實由于兵部蓋統重馭輕  
之中寓防微杜漸之意此我

聖祖親歷戎行灼知古今利病而為是良法昔人謂其軍政有統  
真知言哉以刑罰言之

大明律之綱有六而其目止于四百六十

大明令之綱亦有六而其目止于百四十有五焉是雖因唐制而  
定五刑其間別比類異簡而易遵明而易曉蓋我

聖祖斷自

宸衷務在直言其事庶幾使人易知而難犯昔人謂其有象刑  
欽恤之仁真知言哉夫一代經制之備如此豈偶然而致之

哉蓋有本于其間矣臣嘗莊誦

聖祖之言有曰朕求帝王之治莫盛于堯舜然觀其授受在允執  
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道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  
施于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大哉

王言非真有得于帝王之道能如是乎宜其創制立法盡善盡美  
于以致雍熙太和之治直等帝王而上之矣

聖制又謂帝王廟祀立于京師自昔忠良多與配享雖以勝國之  
世祖而亦獲秩祀焉豈非以後世英君誼辟其政治亦有可  
取者歟蓋自洪武六年定歷代帝王之祀自伏羲以至元世  
祖凡十有六君皆以開基創業大有功德于民耳若周文王  
雖基周命終守事商之節唐高祖雖君天下皆賴太宗之功  
故不祀焉伊尹之告其君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聖祖秩祀帝王之意不在茲乎二十一年定名臣從祀自風后以至赤老溫凡三十有七臣皆以其始終全節與有功德于民耳謂宋趙普雖曾有微勞然實深負于藝祖元安童雖信有勲德然難並列于先臣故不祀焉盤庚之告其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聖祖秩祀名臣之意不在茲乎故程頤之論治獨歸于帝王而常不足于後世者天下之公言也

聖祖之秩祀並隆于帝王而亦不遺于胡元者王者之弘度也且以前世功德固有常崇而後人鑒戒亦有攸視聖意抑何深遠哉

聖制之終有曰遠師帝王之道而望道猶有所未見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且欲臣等論著于篇將

采而用之以資于治臣雖愚陋敢無一言以對而徒述詞曰道則至矣盡矣治則已臻皇極法則無可議者矣獨不有以來曲學之誦而上負

聖明待士求言之意哉臣竊觀今日之天下州野如舊而民生之憔悴日甚官職如舊而事功之廢弛日甚禮樂如舊而奢僭漸形和氣未洽也學校如舊而道術漸乖士習未端也律曆正矣而能以災異當畏為

陛下陳之者誰歟祀典正矣而能以異端當戒為

陛下問之者誰歟田賦之均如舊也而額外之征求無已泉貨之通如舊也而關市之稅課日增選舉之法具存而賢才之踈遠者未伸考課之法具存而庸劣之在位者未去兵制雖不改乎舊也然強壯役于私門恩賞奪于有力其能弭怨讟之

叢積乎刑罰雖不改乎舊也然怙終之罪不加羅織之風未  
已安能止物議之沸騰乎夫以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則是  
聖祖之法雖善而今之所存者蓋文具耳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  
行意者

陛下之望道誠有所未見歟臣願終其所欲言以副

陛下之所欲聞而無復有所隱也竊惟帝王之道大矣臣愚不能  
完極今

陛下以程頤之言為問臣亦敢以程頤之言為獻其言曰為政須  
要有綱紀文章此即臣所謂無法外之治是也又曰必有關  
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即臣所謂無道外  
之法是也

陛下誠能重人倫之始審王教之端如文王之雖離在宮無敢不

保則關雎之化其庶幾矣圖

國祚之綿洪計

宗祧之嗣託如文王之振振公子以求姬籛則麟趾之化其庶  
幾矣關雎麟趾之化成則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而道無不純  
有以匹休帝王而增光

祖宗之道矣道既在我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而法無不善有以  
匹休帝王而增光

祖宗之法矣夫道無不純則風化鼓舞者有其機法無不善則轉  
移闡闢者有其具致

祖宗帝王之盛治又何難哉是則

陛下之所宜加意者誠不在于多方也伏願少垂  
天聽克廣德心不以臣所陳之言為謬而聽之惟聰不以臣所言

之事為易而行之惟力於持敬畏不少間斷  
清燕之優游無異于

大庭之臨蒞便嬖之使令不忘乎儒紳之奉對則遼兩純法可  
善治可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章野之人不識避諱冒干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甲戌科正德九年

皇帝制曰朕惟大學一書有體有用聖賢之淵源治道之根抵也

宋儒真德秀嘗推衍其義以獻于朝我

太祖高皇帝特命左右大書揭之殿壁朝夕觀覽每與侍臣形之

論說

列聖相承罔不崇信朕初嗣位經筵儒臣首以進講其書大綱有

二先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又以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要分為四目序列于後以示學

者用力之地夫學體也治用也由體達用則先學而後治可

也顧以治先于學于義何居其為治之序蓋前聖之規模後

賢之議論皆在焉比而論之無弗同者而帝王之所為學則

有不同堯舜禹湯文武純乎無以議為也高宗成王其庶幾

乎下此雖漢唐賢君亦或不能無少悖矣又下則其謬愈甚  
不過從事于技藝文辭之聞耳無惑乎其治之不古若也凡  
此皆後世之鑒可能歷舉而言之乎抑衍義所載不及宋事  
不知宋之諸君爲治爲學亦有可進于是者乎朕萬幾之暇  
留意此書蓋欲庶幾古帝王之學以增光我

祖宗之治勵志雖勤績用未著家國仁讓之風用人理財之效視  
古猶歉豈所以爲治者未得其本乎夫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子諸生講明是道久矣行且有爲臣之責  
其爲朕悉心以對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臣唐皋

臣對臣聞帝王有先後相因之治有本末相須之學蓋治有  
先後之相因用之根于體也學有本末之相須體之達于用  
也帝王之治必親于學帝王之學必達于治治不根于學則  
有苟且之治而非帝王之所謂治矣學不達于治則爲一偏  
之學而非帝王之所謂學矣治之有體者帝王之治也其先  
後相因之序不容少紊學之有用者帝王之學也其本末相  
須之功不可偏廢後世願治之君務學之主誠所當法也且  
古之帝王其治與學亦何從而求之求之大學一書則具見  
矣人主欲圖帝王之治必推是書以致之用欲志帝王之學  
必明是書以爲之體然必有帝王之學斯有帝王之治先後  
有序本末不遺此孔門傳授之言宋儒推衍之義聖學之淵  
源治道之根抵而不可一日不之講求者也所謂人君而不  
知此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此無以盡正君之法者  
豈非不易之定論哉然衍義之書登進于前代而無補表章于

聖朝而有徵以實功而新  
聖學以實學而資

聖治此我

祖宗列聖所以匹休古之帝王而不可及也恭惟

皇帝陛下英資天挺

聖學日新虛懷謙冲不自滿假乃于

萬幾之餘進臣等于

廷策以大學衍義之書以治循其序學得其本令臣等言之

有以仰窺

陛下務學圖治之心必欲先我

祖宗軼古帝王而陋漢唐賢君子不為也臣敢不撥拾舊聞以對

揚萬一乎大學之書體用兼備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三

綱領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  
目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其序不可  
亂而其功不可缺皆古帝王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治之道  
體之身心而有益措之事業而有徵本末相須可以由體而  
達用先後相因可以因用而識體循之則治悖之則亂天下  
後世未有外此而可以言治與學者孔門師徒昭揭經傳蓋  
舉古帝王全體大用之學以示萬世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  
也自漢以來崇信者寡治不古若又何惑哉宋儒西山真德  
秀氏當理宗之朝推衍其義為之說以獻今觀其書其綱有  
二其目有四所謂綱者先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  
為學之本前聖之規模實具于此而後賢之議論亦不能外  
此焉今即詩書六籍所述與漢唐宋諸儒所言可得而見者

略陳之如明俊德而致萬邦之協和慎厥身而底庶明之勵翼立愛敬而始于家邦刑寡妻而至于兄弟以荀况修身之說董仲舒正心之對楊雄小大遠邇之喻周敦頤端本善則之論是皆所謂爲治之序也惟精惟一而妙執中之傳惟幾惟康以迓用休之命昭德建中之克懋宅心建極之相承以及伊尹一德常師之訓傳說終始典學之規尚父丹書之戒周頌敬之之詩是皆所謂爲學之本也其綱之所列者如此所謂目者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格致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誠正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齊家之要也其目之所列者如此而巨之中又有細目焉首之以聖賢之訓典參之以古今之事蹟纖悉備具法戒靡遺一皆始于身心而達之天下先後之

序炳然本末之倫不紊帝王之學其體之所以立用之所以行誠有不待他求而得之矣蓋真德秀平生精力具在此書其所以發揮聖經賢傳之旨以爲修己治人之助者其功豈小補哉惜乎理宗雖有表章道學之名而無敦崇理學之實是以前其書雖要而其說未行良可慨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有日新之功倥偬馬上手不釋卷及天下底定尤留心經史

內殿告成不施藻繪

特命左右以大學衍義書置殿壁出入覽觀用爲政治之資是真德秀之志至是始行而我

太祖表章是書之心不徒連屏之粉飾矣臣嘗仰觀

聖祖每與侍臣論說指是錯切要之言薄漢武荒唐之失則我

聖祖講明是書之實又不徒石渠之故事矣求治而講學講學以資治大學之道至是復明此所以能正中夏文明之統復帝王綱常之治燕翼之謀有永無替有由然也

列聖相承罔不崇信重熙累洽之治實本諸此皇上繼體守文典學弘理于此尤惓惓焉是即祖宗之心亦古帝王之心也猗歟盛哉然

聖策又謂學體也治用也由體達用則先學而後治可也顧以治先于學于義何居臣聞之真德秀之爲是書蓋爲人君之圖治者而設也由體而達用固必有是學而後有是治循末以探本則先治而後學亦不害其爲有倫矣大學序八條目先之以明明德于天下而推本于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功意正如此則又何先後之足疑哉

聖策又謂帝王之所爲學則有不同是誠然也蓋精一執中堯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成湯周文武之學也純乎其純無可議者其能致唐虞三代之治也固宜乃若高宗資啓沃以續耳盤之舊成王賴佛肩以成基命之休雖若少異然入諸身心之功則無不同者其爲中興之賢君守文之令主不亦宜哉降及後世稱善新語者不脫馬上之習受登宣室者徒餘席前之儀亦有館雍拜老如漢明帝開館延士如唐文皇者非不有志于學然帝王治心修身之實槩乎未之有闢也學非所學則其治可知矣漢唐賢君且然况從事技藝文詞之間如陳隋二君又烏足以瀆

聖聽哉下逮宋之諸君大抵天資雖美而學則弗篤故儀章可觀而道有未盡當時名儒輩出可以講學可以輔治然論薦雖



頻而信任不專召用未久而擯斥隨繼宜乎治僅小康而卒無以大過于漢唐也由是觀之世之治忽由人主學與不學學之善否顧此書之明與不明何如耳何者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載于書人主欲圖帝王之治不可不志于學欲志帝王之學又必于是書盡心焉苟不明乎是書將學有未得其本而治亦不得其序此臣所以謂必有帝王之學然有帝王之治而大學衍義之書人主不可一日不知講求者也陛下留意是書固已有志于清出治之源

經筵儒臣以是進講又亦有事于盡正君之法

祖宗之治可以增光帝王之學可以追匹而且以家國仁讓之風

用人理財之效視古猶歎為慮臣知

陛下將舉斯民于唐虞三代之隆而衍億萬載無疆之慶也夫一

家仁而一國皆仁一家讓而一國皆讓俊傑在位而野無遺賢生財有道而國用恒足唐虞三代之治亦不過此然實自其學之本于身心者致之

陛下欲享其治可不自其所以學焉者求之乎臣願

陛下以帝王之心為務學之誠以帝王之學為致治之道不安于小成不徇于近利

臨御之暇延接儒臣日勤講說于是書之宏綱大目微詞要旨反覆紬繆究竟無遺則學之所造將與帝王之緝熙光明者同符治之所成亦與善推所為者無異矣又何患勵志雖勤而績用未著也哉殆見道術以明人材以辨治體以審民情以察而格致之要得矣敬畏以崇逸欲以戒而誠正之要得矣言行以謹威儀以正而修身之要得矣妃匹以重內治以

嚴國本以定威屬以教而齊家之要亦無不得者矣有閑睢  
之正始有鷄鳴之儆戒有棠棣之和樂有行葦之忠厚而一  
家之仁讓以興以言乎用人則九德咸事百工惟時而用人  
之效著矣以言乎理財則享太平之儉德所無逸之治功而  
理財之效成矣由是而功光 祖宗由是而匹休帝王特在  
陛下一加之意而已然此固

陛下之所已行而臣猶言之不置蓋臣子忠愛之誠自有不容已  
也抑臣篇終復有獻焉先正有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  
正心為要而心之所由正尤莫切于敬敬也者聖學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者也此心克主乎敬則所以為學有靜虛動直  
之功所以為治有高大光明之業大學之道不在于書而在  
陛下之聖躬矣此臣區區一念片曝之誠亦真德秀告君之意也  
臣干冒  
尺威不勝悚懼殞越之至臣謹對

辛未科正德六年

皇帝制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  
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時兵民之判起于何  
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于舜稱文明禹稱文命  
而不及武于湯稱聖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  
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興  
君令主或創業而無乎文或守成而無乎武或有未備亦足  
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臣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志戰則危  
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耶臣耶我

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聖相  
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實由于此然承平既久玩  
愒乘之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

告饑流徙之餘化為盜賊以遺朕宵旰之憂今賦稅餽運民  
力竭矣而軍食尚未給調發戰禦兵之力亦勞矣而民患尚  
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銓選之制黜陟之典賞罰之令亦  
未始不加之意也茲欲盡修棟之實謹恬嬉之戒文治舉而  
武功成天下兵民相衛相養于無事之天以保我國家久安  
長治之業宜何如而可乎大夫志于用世方策試之日不暇  
以微辭隱義為間姑舉其切于時者其為朕陳之

臣楊慎

臣對下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  
文武並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並用  
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  
天凡所以照臨者皆天之德也于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

之治出于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  
人之功也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網維其道以適于治體  
統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  
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  
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  
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得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  
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  
愚以為萬分之助乎伏觀

聖問首曰創業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農一致果有  
異乎臣惟三代而上同道也勘亂則曰武守成則曰文同  
一民也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初未始異也在易明兩作  
離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釋之者曰剛明及遠威

振而刑不濫斯不亦可見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師師旅  
之象也而釋之者曰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蓋寓兵  
于農之意斯不亦可見兵農之一致乎是故一張一弛號爲  
善道剛克柔克協于皇極周公冢宰實兼東征畢公爲公亦  
總司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稱以天保治內而  
未嘗無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嘗無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  
師古專以武功立國語詩書者有刑斬首級者進爵民勇于  
戰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賤以拘廢干戈羽籥之習至漢襲秦  
制立丞相將軍而將相之職異唐宋以來置中書元帥樞密  
而軍國之權偏此文武之分出了三代之後也成周之制以  
田賦出兵一同之田出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一封之田出  
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畿方千里提封萬井出戎馬四萬疋

兵車萬乘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自五卒爲旅積而爲  
師爲軍天子之六卿六軍諸侯之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而降殺有等焉一方有事則命將出師追功成獻俘將  
歸于朝即守職之吏兵散于野即緣畝之農兵農固未判也  
至管仲相齊欲速圖霸業乃壞周兵于內政分國中以四卿  
使國中民爲兵鄙野之民爲農兵不服耒耜之勤民不識  
干戈之具以至句吳之水犀秦昭之銳士成周之制變易盡  
矣此兵農之判出于三代之衰也載贊之詩書所稱古之帝  
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農之功者稱帝堯者曰乃武乃  
文四表之被即所謂文丹水之戰則所謂武也舜之誅四凶  
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餘事也布昭  
聖武見于伊訓然聖謨嘉言謂非文武之全歟文謨武烈稱

于君陳然整旅伐崇下車訪道二者正未始偏廢也二代迭  
尚曰忠曰質曰文而不及武者蓋言忠質文則武固在其中  
必以武言則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周列四民曰士農  
工商而兵不與者即臣前所陳寓兵于農之說專以兵言是  
爲後世之制而非成周之舊矣漢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  
講藝太宗之身兼將相庶幾創業而兼乎文其未備者如漢  
高之不事詩書而規模宏遠蓋其寬仁大度暗合乎道况能  
善陸賈文武並用之言乎考武之封狼居胥憲宗之平淮西  
西蜀庶幾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備者如仁宗之時西夏猖獗  
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蓋其深仁厚澤培植國本况能用韓  
范儒者之將乎陸賈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則在承平時不  
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論相爲職又曰將特大宥司耳非  
相比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則在承平時不可不  
飭武備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又曰聖人貴未然之防  
是知兵以衛民以給兵治兵乃所以銷兵講武即所以偃  
武治兵之與治民亦異而同也漢之軍制以南北分南軍主  
環衛王宮北軍主巡綽京城有緡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  
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皆仰給于縣官而  
不編于齊民識者惜其去古未遠而不能復此漢之治民與  
治兵異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所以  
弭禍亂之原二十爲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役之勞三時耕  
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于民衣糧出于民而  
國無養兵之費治民與治兵同而論者許其爲近古良有以  
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鑄諸將然終宋之世國

威不振者殆兵權失之輕而兵民分之過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農者其實也三代而上兵出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農而文武不得不分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則所以治民與兵者不容以異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獨稟全智首出庶物掃開闢所未有之汚復帝王所自立之地

武功之盛無以加矣整人倫于用夏變夷之餘與文教于撥亂反正之始

文德之隆又何如哉當時之建官也科目則有文舉武舉官聯則有文班武班部屬則有文選武選當時之定籍也常產則有屯田民田戶籍則有軍籍民籍官署則有州縣衛所

乾綱獨斷無威柄下移之失大牙相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有事

則共與機密之謀無事則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馬以提督軍營在外有憲臣以總制邊務臬司有兵備之權縣吏專巡捕之職名若分而實則相屬職若判而任則相維保治之法蓋與三代而符也至若

太宗表重經史而外清朔漠之塵

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漢邸之變

列聖相繼益懋益敦百五十年來固皆以文致治而

廟筭無遺

神武不殺

偉烈宏功照耀簡冊壽

國脉于箕翼安

國勢于磐石斯世斯民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恭惟

皇帝陛下保富育之業思日新之圖閱歷熟而見理明涵養深而持志定

垂衣拱手而天下嚮風

動顏變色而海內震恐疆場之虞撲之于方熾蕭牆之梗消之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頸以望太平而

皇心謙冲謂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臣伏讀至此有以知

陛下出德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舉矣臣竊以為

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夫學校者風俗之

首也程顥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使主學校者皆

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湖學一道

得以明禮義尊經術以定習尚不荒于嬉而毀于墮則淳厚

之風可臻而士之失業者非所憂矣臣者國本所係邵雍謂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所以寬之者在

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為守令者皆得其人養之之法

悉如黃霸之在潁川張詠之在益州遵奉

詔條宣布

德意不以繭絲先保障不以撫字後催科則殷阜之俗可期而

民之告饑者非所憂矣流徙之餘聚為盜賊亦由教之無法

養之無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盜賊亦人耳人莫不愛其筋力

肌膚也莫不愛其父母妻子也莫不愛其田廬貲產也在上

者不以無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罰殘其肌膚

不以流離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誅求損其田廬貲產則彼之

所愛者皆為所有矣不幸而死猶不捨其所愛况捨所愛以

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綠林稱號者在在有之賦稅之

賦元

過春支秋糧餽運之敝十室九空農事在所當重也邇者出  
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愛民可謂深矣臣愚以  
爲本土之蓄積宜自是用昔人有言兵務精不務多今爲將  
者兵每務多而財餽每患其寡兵既多則財餽不得不多財  
餽既多則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養兵而亦不可反爲兵  
困也調發之伍動以千百戰禦之功十無二三兵政尤所當  
急也邇者發京營兵三千騎以平山東之反側禦患可謂切  
矣臣愚以爲本土之壯士宜自可用昔漢擊匈奴用六郡良  
家子蓋其熟知險易力衛桑梓比之他方所調發一可當百  
况京兵一出既有行積居餉之勞亦有居重馭輕之戒固可  
權其宜于一時而非可繼于旬月是兵以衛民而亦不可過  
爲民歎也

聖間又謂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爲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  
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誠得其道則貪可使也詐可  
使也况蘊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選舉之制公矣寧無腐儒而  
當事局歷濟而投散地者乎黜陟之典當矣寧無冗食備員  
之輩隱賢遺才之嘆乎賞罰之令明矣寧無濫竽而受賞戴  
盆而免罰者乎誠使官各盡其人才各盡其用人人有志私  
之公事事有愛國之誠徹桑土于米陰之時徒積薪于未火  
之日一郡有警則旁郡切震隣之憂一時有警則先時思噬  
臍之悔敵至不懼敵去不侮不因人成事而者吾之師不曠  
日持久而匱吾之財內修外攘之實必由盡于條教之外文  
恬武嬉之弊必振起于玩習之餘則

文德之敷雲行雨施



武功之建雷厲風行遠可以復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祖宗之謨烈

國家億萬年之曆可以配天地于無窮矣臣願

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無怠無荒之心為可久可大之道惟萬幾之暇少留意焉則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舉矣何暇于多言為哉臣干冒

大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臣聞又謂臣非其入臣以臣一臣下自是以周臣一臣之

戊辰科 正德三年

皇帝制曰朕聞人君所當取法者惟天惟祖宗唐虞三代之為君皆法天法祖以成盛治載諸經可考也其有曰代天曰憲天曰格天有曰率祖曰視祖曰念祖同乎異乎抑所謂法祖為守成者言也彼創業垂統者又將何所法乎漢唐宋以降法天之道始有未易言者何以能成其治乎抑亦有自法其祖者矣何治之終不若古乎朕自嗣位以來兢兢焉惟

天命是度

祖訓是式顧猶有不易盡者天之道廣矣大矣不知今日所當法何者為切傳有謂刑罰以類天震曜慈惠以效天生育者果可用乎我

太祖高皇帝之創業

狀元

卷二

三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

列聖之所法以為治者布在典冊播之天下不可悉舉不知今日

所當法何者為先且急史有謂正身勵已尊道德進忠直以

與祖宗合德者果可行乎茲欲弘道行政以仰承

眷祐延億萬載隆長之祚子大夫應期嚮用宜有以佐朕者其敬

陳之毋忽

臣 呂柟

臣對 臣聞人君之法天也不外乎盡其仁其法祖宗也不外乎盡其孝蓋人君之有天下其原則命于天其始也則傳于祖宗祖宗不以天下徒傳于我必以創建之法而并遺之天亦不徒與我以天下其聰明之則固在我舉而行之以喻天下為也故仁也者法天之本也孝也者體祖宗之心而致其

法之之實也苟不以仁法乎天而惟任已意以肆行于萬姓之上則民之蒙殃者多矣法天矣而又或舍祖宗之舊以為不足事焉則聰明之作舊章之亂適足以動天下之紛紛也故曰惟仁人為能法天惟孝子為能法祖宗嗚呼此唐虞三代之聖主兼體仁孝之道而不累者之所能為彼漢唐宋諸代者襲天逆祖漫不知法且或法之而未盡然又非其祖宗之法亦有不可法者是豈可以同日而語哉欽惟

皇帝陛下紹

列聖之鴻休撫諸夏之大業蓋大有為于天下而謂草野之下亦

或有明上天祖宗之道習仁孝之說而知其旨可以禪補治

體者乎未可知也乃進 臣等子

廷特以此策之蓋非徒以循

舊規爲也臣敢不以所聞于師友者披瀝罄竭以仰副

聖心之萬一乎竊嘗讀詩書而知帝王法天法祖之實矣皋陶之告舜曰代天傳說之告高宗曰憲天而高宗亦以伊尹佐成湯之格天者告諸傳說然代言者天不能有爲而假手于君也憲言者惟天聰明君當效以致治也格言者不遺上帝之則而能享天心也之三者言雖異均之爲法天也商之太甲不明厥德而伊尹之所以告之者不曰率祖攸行則曰視乃烈祖周成王以幼冲之資而在位周公則以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詩訓之然率云者以祖宗爲據依而持循之不敢違也視之者因其已然之度取而鑒之也念之者不敢有所遺志常存于心而思見諸政事以爲的也之三者言雖不類均之爲法祖也然法祖之事不獨見于守成之主而亦行于創業垂統之君故禹之始有夏也則率帝之初湯之始有商也則續禹舊服武王之始有周也則乃反商政何嘗無所法而自我作古乎夫帝王法天之事無不同者以其此心之仁無或異帝王法祖之事無或異者以其此心之孝無不同故當時黎民有特雍之美四方有風動之休聲教四訖于海外萬姓悅服于咸中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矣自是而降漢唐宋之君或責躬以水旱或從事于封禪或信奉乎天書數君固自以爲法天也然水旱責躬者則可矣封禪天書何爲者哉雖或致富庶之效成斗米三錢之政得安內攘外之功皆其恭儉仁愛之一節所及固不敢直以法天許之也或謂其自有制度或欲做貞觀之初或屢行紹述之政數君固自以爲法祖也然做貞觀之初者則可矣彼自有制度屢行紹述者

狀元策

何爲者哉故不雜于伯則雜于夷且并其祖宗之法而廢之如是而曰法祖臣不知也是何也有法天之名而此心之仁則不足無法祖之實而此心之孝有未至無恠乎其然也然又有由矣漢初制度襲秦唐初閨門慚德宋雖仁愛有餘而謫詐亦未嘗不足貽謀不臧已如此矣而欲子孫有所法固有不可得者然則能法天法祖者固在

今日矣今

陛下仁以爲心是以

天命自度矣孝以爲念是以

祖訓爲式矣而猶有不易畫之嘆臣有以真知

陛下此心之仁仰不愧天此心之孝前不愧乎

祖宗矣臣請以

所及度乎

天命式乎

祖訓者終陳之夫天之道雖至廣而無所不有雖至大而無所不包然切于所當法者其道不越乎二端而皆謂之仁也何者天以春生萬物以夏長萬物以秋收萬物以冬終萬物生仁也長亦仁也殺仁也終亦仁也然天有春夏王者則有慈惠之政天有秋冬王者則有刑罰之施故春秋于桓公不道王法不及則因穀鄧之朝而不書春秋于二時成公懦弱而陽氣不長固以無米書之也然則子太叔曰刑罰以顛天震矜慈惠以效天生育者豈無所據哉今願

陛下以慈惠爲事歟則爲惡者不知所懲而長奸宄之風願以刑罰爲事歟則爲善者不知所勸而挫淳良之志雖然慈惠可

過也刑罰不可過也故天道之春夏常以長養爲事而秋冬則積于空虛不用之地若是者可不知所以審輕重于其間乎知所以審乎輕重則其以仁存心者當無不至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創業

太宗文皇帝之垂統及于

列聖之所法以爲治者布之方冊播之天下雖不可以悉舉然其

大要不過修己用人而已昧爽臨朝晡時還宮便殿則閱奏

牘閒暇則覽經史節儉則服補緝澣濯之衣殿廡則書洪範

大學衍義之文其修己之勤類如此陳遇逸士也則走幣以

聘劉基宋濂臣下也則以古君子吾子房稱之而不名聞宋

思顏之言則醢一虎一熊以賜羣臣納許好聞之諫不以其

縣令之卑而爲拒其樂于用人類如此然則

人所法之當先且急者尚有過于斯者乎故李絳謂唐憲宗曰

正身勵已尊道德進忠直以與祖宗合德者豈有不可行者

哉以是爲行則其所以求言孝思者將無不至矣是則法天

也法祖也

陛下果能身體而力行之則

陛下之心即

上天之心

陛下之志即

祖宗之志好生之德可以薄海外而霑濡

光前之業可以裕後

昆于無窮但恐意念之間一有不至而于仁之意少乖則刑

罰之施或不能盡得其正慈惠之加或不能盡當其可若是

者未免與

天或相背也繼述之際一有不至而于孝之意

少違則所以修其身者或安于縱逸用乎人者或隆乎禮貌  
若是者未免與

祖宗之道或相背也然則仁孝之道

陛下可視為淺小之物而不加之意乎然臣復有獻焉法

上天祖宗之道固在盡仁孝之心然非有所學焉則固無以有

諸已矣夫學亦不可以易言也蓋心樂乎此則其學之也必  
專且成不然雖師保勉強之著亦為徒爾苟

深宮便殿之中從事于讀書窮理之間不為章句文藝之習日

與大臣薰陶漸染講明切磨則見

聖心之開明者愈益愈明如口中天祇見夫義理之為樂自貪慕

好愛之不厭而玩好之樂之樂不足以挽其中矣夫然則與

天地合其德而仁之德以備其宗合其心而孝之道益廣

皇圖鞏固于不授人心自無一惟  
陛下采納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頓越之至臣謹對

乙丑科弘治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政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過曰道曰

法而已是二端者名義之攸在其有別乎行之之序亦有相

須而不可偏廢者乎夫帝之聖莫過于堯舜王之聖莫過于

禹湯文武致治之盛萬世如見其為道為法之迹具載諸經

可考而證之乎自是而降若漢若唐若宋賢明之君所以創

業于前而守成于後是道是法亦未嘗有外焉何治效之終

不能古若乎我

聖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建極垂憲

列聖相承蓋隆繼述為道為法蓋與古帝王之聖先後一揆矣朕

自蒞祚以來夙夜兢兢圖光

列祖于茲有年然而治效未臻其極豈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未

大元 卷二

守乎抑雖行之守之而尚未盡若古乎子諸生明經積學究  
心當世之務必有益見其直述以對毋徒騁浮辭而不切實  
用朕將采而行之

臣顧鼎臣

臣對臣聞帝王有治天下之大體有治天下之大用體者何  
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根于心法之所由立也法施于政  
道之所由行也法而非道則所以主張之者無其本道而非  
法則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皆非所以治天下也然有是道  
則其法可立未有善立是法而不本于道者也有是法則其  
道可行未有能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道行而無弊法  
立而能守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外無不攘內無不安  
遠無不至邇無不服端拱于九重之上而操縱翕張所向如

意運用于四海之間而渾融貫徹所在歸極尚何治之不古  
若哉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我

皇祖之所以創造

列聖之所以繼述皆不外此彼漢唐宋者道非其道法非其法又  
何怪乎治效之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天啓

聖神日新

德學大化神明洽于遠邇至治馨香徹于上下所謂學于古訓  
而有獲監于成憲而無愆者蓋卓卓乎足以光

前而裕後矣茲者闡賢科擢多士

御大廷降

明詔猶謂治效未臻其極而拳拳以行道守法爲問臣雖至陋

寧不鼓舞感動思罄愚衷以對揚

休命乎竊惟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之聖人故曰天佑下命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于兆民之上而付之以君師治教之責亦大且難矣求盡是責以無負乎天之所命舍道與法二者其奚以哉是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之道也道者治之體也建立紀綱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嘗考朱熹之訓曰道猶路也法法度也董仲舒亦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謂之路則可見其爲人之所共由謂之度則可見其爲人之所當守是二者理與事有精粗之異而本與末亦若二致焉豈可以無別乎

聖策所謂名義之攸在者蓋如此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顥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胡宏又曰道德者法制之隱法制者道德之顯有道德以結民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古有法制以繫民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是其本末雖有先後之殊而顯微則無彼此之間也豈可以偏廢乎

聖策所謂序之相須者蓋如此古者聖人迭興皆天所命帝莫過于堯舜王莫過于禹湯文武其道與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而昭示無極如水行地而澤潤不窮功化之美又孰有加于是乎

聖策首詢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嘉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能自得師矣臣請稽諸經傳而陳其大可乎堯之明峻德以至于和禹邦舜之徽五典以至于



叙百揆禹之敷命率常湯之綏猷修紀文武之迪彞教建皇  
極至若精一執中之授受典禮損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  
是道也大公而至正盡善而盡美不狃于功利之好不牽于  
詐力之私小自于一身而冒于六合之大近自于日用而放  
乎四海之遠造端于夫婦之所能而極于天地化育之所不  
能盡是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堯之曆象授時垂衣制器舜  
之封山濬川頒瑞考績禹之任財賦貽典則湯之懋功賞制  
官刑文武之莫麗陳教列爵分土至若封建井田之制學校  
征伐之典此帝王之法也是法也詳爲之慮曲爲之防本諸  
身徵諸庶民法乎天時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當百  
年守之而弗失者也道以立其體而法以善其用致治之盛  
萬世如見有由然矣自是以降若漢唐宋賢明之君創業于  
前守成于後其道與法固皆出于帝王然徒竊夫糠粃之以  
而無其實得夫糟粕之淺而失其真雖有事功不過小補其  
孰能與于古哉

聖策繼及乎此臣有以知

陛下陋漢唐宋于下風而有所不爲矣臣請撫諸史冊而陳其槩  
可乎漢高祖豁達大度孝文之清淨玄默太宗之聰明英武  
玄宗之好賢樂善宋藝祖之嚴重孝友仁宗之溫恭節儉于  
道似有得矣然而雜霸術尚黃老大綱不正閨門慙德仁厚  
有餘剛明不足非帝王之所謂道也漢之著律令定稅賦唐  
之租庸調府衛兵宋之序資格嚴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  
不事詩書禮文多闕騁矜大之心極奢侈之欲聲容盛而武  
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非帝王之所謂法也蓋斯道既微法

亦隨變治效之成終不古若何足疑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掃除胡元立帝王自立之中國傳帝王相傳之正統

建極垂憲貽謀萬世臣沐浴膏澤嘗竊窺一二敢拜手稽首爲  
陛下陳之敬天勤民防非窒慾身之修也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  
恩家之齊也

君臣同遊之盛朝野畫一之政國之治也武功以戡禍亂文德  
以興太平天下之平也我

祖宗之道非即帝王之道乎六卿分治庶僚承服百職舉矣臺諫  
以糾正于內憲司以廉察于外紀綱肅矣車旗服色之有章  
宮室器用之有等制度一矣學校選舉之有條兵刑財賦之  
有制庶事康矣我

祖宗之法非即帝王之法乎自是以來

聖子神孫善繼善述不愆不忘治化之成蓋遠過于漢唐宋矣而  
聖策復以治效未臻其極夙夜兢兢圖光  
先烈爲言者此

陛下聖不自聖務欲福齊皇極化協太和超千古而特出跨百王  
而獨盛也臣愚何足以知之臣竊以爲欲師帝王先師

祖宗能行祖宗之道則帝王之道在是矣能守

祖宗之法則帝王之法在是矣

陛下大孝格

天至仁育物謙恭逮下明智燭微口

御經筵講求治理數

召大臣咨詢時政所以行

狀元策

二卷

七十一

祖宗之道而守

祖宗之法蓋無可訾議者但近歲以來災異迭見水旱相仍而時  
雍風動之休未洽黎民阻饑赤子弄兵而鼓腹擊壤之謠未  
聞夷虜跳梁而軍政未可謂修府庫告竭而蓄積未可謂富  
內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辦簿書廉靖之節日慕華競之  
風日長而文武未可謂盡得其人則

聖策所謂行道守法未盡若古者臣不敢謂其不然也臣愚以為  
陛下之德如是學如是

虛懷望治之誠如是以

陛下而慮此宜無足為者但恐不加之意耳夫道雖不一其要在  
于修身身有不修而妄意于躡等之為謂之能行道不可也  
法雖至繁其要在乎紀綱紀綱有不振而疲神于不急之務

謂之能守法不可也然修身不外于威儀言動而紀綱不外  
于舉措刑賞

陛下誠能左之右之周旋于規矩準繩之中一言一動從容乎仁  
義禮樂之蘊則道成于上而身修矣身既修則家可齊國可  
治而天下可平尚何

祖宗之道有不行乎舉直措枉必協乎天下之公論賞善刑惡不  
徇乎褻近之私情法行自近紀綱振矣紀綱既振則百職可  
舉制度可一天下之事可興尚何

祖宗之法有不守乎如是則俊良登崇而諛邪遠出入有度而財  
用足武備修而蠻夷懾服刑罰威而奸宄銷亡災異息靈瑞  
臻而百姓安寧萬物順遂治效之隆豈不足以並美于唐虞  
三代也哉雖然此就

陛下所以策臣者而言之耳猶未要其極而舉其全也臣請究極  
本原探索精微以爲終篇

獻焉蓋心之主宰一身無事不體而天之主宰萬物亦無往不  
在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天之心與吾心之天一也是以帝  
王之道雖要于修身而欲修其身必先于正心帝王之法雖  
要于紀綱而欲振紀綱惟在于順天不正其心不順其天則  
雖宵旰憂勤思以行道守法亦苟焉而已爾何謂正心致知  
以明此心誠意以實此心聲色貨利之欲此心之鴆毒則遠  
之車馬宮室之樂此心之斧斤則禁之誚諛邪佞足以移此  
心則斤之便嬖近幸足以撓此心則絕之凡吾威儀言動之  
發莫非自然必使吾心泰而百體從令也吾心泰而萬物咸  
備也是之謂正心何謂順天無貳無虞曰上帝臨汝也有嚴

有翼曰鬼神在旁也匹夫匹婦勿謂可下曰此天民也一命  
一秩勿謂可忽曰此天秩也創制立度恐其悖天撥事成務  
恐其違天凡吾舉措刑賞之施不敢自專曰天命有德也天  
討有罪也是之謂順天能順天則天與吾心爲一而吾心自  
無不正能正心則吾心與天無間而于天自無不順以是行  
祖宗之道則道焉無弊而足以主張乎法以是守

祖宗之法則法焉弗失而足以經綸乎道體無不立用無不行所  
謂光

先烈而臻至治者惟

陛下所欲而致之無難矣如是則若師治教之責以盡上天寵綏  
之命以凝而磐石之宗苞桑之業豈不可以永保于億萬年  
而無虞也哉臣竊伏海濱荷

生成作養之德有年矣乎居所學固不出乎道法之間每念異  
日幸望

清光奉

大對期有所論列敷啓以盡責難之恭而今也實其時也顧章  
茅迂疎不知忌諱敢直述所見聞者如此伏願

陛下留神澄省果切于萬分有一之用俯賜采行不勝幸甚臣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無不垂詢以順音以與天無間而于天自無不順以長其  
德亦惟也矣之請願天猶耶天與吾心為一而吾心自  
然其靈天凡吾舉動所賞之誠不欺自專曰天命在德也天  
一德之階曰德曰天德也德階立聖德其神天德車也德  
德德曰德也德也曰大德也德階下曰天德也一德

壬戌科弘治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膺

天命承

祖宗

列聖之統以臨天下于茲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諸  
古而不可然嘗考之前代繼統之君守成稱賢莫盛于夏之  
啓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數君者治績之美具在方冊  
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爲之論謂聖王以求任輔相爲先又  
謂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數君之致治也其亦有待于  
是耶且輔相之賢否君子小人之情狀未易知也茲欲簡賢  
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將安所據耶天下之務固非一端  
以今日之所急者言之若禮樂若教化若選才課績征賦之

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焉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爲而得其道耶子諸生積學曰經通于古今之宜其其實以對毋隱言毋泛論朕將采而行之

臣康海

臣對臣聞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獲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蓋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關一有所易則所以修於身者必不能實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而遷于此或轉于彼雖欲勤勵以求治而弛張予奪一無所據窺伺謀孽之輩共起而乘之雖有賢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謫罷去不爲之所天下之治將焉所賴而成乎惟有以真知

道之不可易其心常憂勤惕勵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輕率之意雜之于中擇之必精執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員賢否莫吾亂而君子小人不相元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則政無不舉而法無不振天下治宜無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達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達于是其心終有易焉而能以無弊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德撫盈成之運十五年來民安物阜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業亦不過此而

策士之詔乃猶惓惓焉以化之不弘治之不洽爲念

陛下豈誠有未達于是而猶待于問哉臣有以仰窺聖心之于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不得所遇雖子思孟軻之流亦且徒爾而臣之庸昧乃際遇若此臣

敢有所諱而不言哉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極治而機括所不見者莫爲之虞

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已不若資于人求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心純乎道未嘗敢以爲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後世之所能及如啓當禪授之後繼禹之業守之以敬而伯益之用終始無間故道之得于禹者無廢墜不舉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危傳說之屬而又本以嚴恭寅畏恭默恩道之心成商之治又豈無所據耶殷之頑民雜于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澤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篤信于召奭借有成康繼序不忘之思旌別淑慝之意而禮樂之化豈能如詩書所道哉程頤曰聖人以求任輔相爲先歐陽修曰君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蓋政以人而舉人既存則政

自無偏弊不舉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

陛下欲求數君致治之績獨可舍此而他務耶亦惟自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際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

聖制所謂簡賢爲輔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誠可見其必然而憂制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蓋大君爲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爲宗子之家相相之職所以輔養君德而贊成政化天子不可一日無者豈惟夏商周爲然皇變稷契之流雖堯舜之世亦不可無也若其賢與否則必辨之于先而後可任之于後苟辨之不明用之不當則天下之禍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賤而上與天子共事其所爲操縱予奪者無一不爲天下之所稟受使心術或有不正而學識或有不醇則其所

壞非如有司之一節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後  
修之身者無往不實修之身者既實則出乎我者無乎不正  
而人之邪正自無所匿于是擇其賢者而用之則輔相得矣  
臣于

今日豈以不得為憂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耳臣在草野間聞  
朝廷用一大臣必極奮動以為諮謀親信將必有出于恒品之  
外今立一京師乃或有未然者臣願

陛下為之禮下務得其心而使盡其職凡遠猷大畧不為羣議所  
訕一政一令必與之深言極論而後布則小人雖欲肆其無  
所忌憚之私以惑吾聽而其情已先覺矣蓋小人之情不過  
趨利避害去其所惡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  
甚露故利之來或遜且謝之害之至或以為所分且蹈之夫

辭之不力則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則去之不及利不至者  
必不可已則亟去與取之恐後也方其有所勉而為之也其  
卒不可掩者已躍然于其言悅色之間即此試之小人之情  
可復遁乎既得其情則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則或為他巧所  
中而猶未免于有感隨有即覺隨覺即去如是而已如是則  
君子小人不相尤若于小人不相尤則動無所妨而天下之  
務自無凝滯不卒之患矣臣請以

聖訓所及數者言之禮樂不可以一日無此萬古不易之論然其  
興也雖尊重其實而亦未嘗遂棄其文臣竊見近之所為禮  
者疎簡縱逸雖所謂儀文之末亦未之有所為樂者殘缺廢  
壞雖所謂聲容之細亦未之備蓋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將  
就之習固如是也苟學校之教有以振作而興起之則人心



自無不止之欲而其情自無不和之發凡見之宗廟朝廷鄉黨之際自有以去其踈簡縱逸之習而補其殘缺廢壞之弊將不俟于進退升降而節鍾鼓羽籥而和矣禮樂有不興者乎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機係于人主之心而其應屬之天下之庶幸英俊之士使之羣遊于學讀書窮理且或莫爲之變而欲驅天下之愚民使悉歸于禮讓和樂之域固已難矣莫若先以恭儉忠厚躬行于上不爲聲色土木貨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後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縱相安而一旦之所聞見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冷然以省苟一大家臣族頓悟而倡改之則人之樂從者衆矣選課之法則臣于此有所深惜

祖宗之于士養之以道義而信之以賞罰其用也不爲之拘而其課之也幽明殿最各爲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官而優于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納粟買官之人已滿吏部之簿矣雖有才德滯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顛毛已號種種能以壯節自勵者曾幾人哉况又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視苟不本于科甲之選高官重秩未肯輕與則彼無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忌於外哉臣願嚴其僥倖覲覲之禁使冗懦不職之徒一一謝去選惟其才而不盡拘流品試之以官而課之以實如蘇洵所謂某人庸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然後因其最否以加賞罰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自見者亦將知所變矣征賦之病大抵冗耗過多而司會莫爲之省非司會之不省勢不得也自京師言之食之仰于江南歲數百萬而權勢所畜無藉之輩不爲國家分寸之益者乃至

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實費至有水旱饑饉之變則又加倍以  
取于江南之名臣聞上日寇則陷繼之江南之民貧甚則江  
北可晏然以不顧乎况今邊境之擾未甚安帖前日榆林大  
同之役馬死食匱所費不知幾千萬而無用之兵又坐食于  
邊山陝之民丁運之法無不備舉老幼父子流離移拆外患  
未除而內地已困寧不為可懼耶臣欲去冗耗無用之費而  
革權門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邊境之擾但以付  
之狼將不用統制之屬帶挾僥倖之徒以耗軍食而又復屯  
田之實省丁運之苦用國無不足者也兵則先子生養安息  
之間為之深計使不受役于私門而得給其俯仰奮迅矯烈  
之氣又必常振勵之使之無所沮喪今有一級之勞而大家  
右族訓誡奪去不敢仰視將何所養以自奮乎况夫新舊逃

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復伍釜爨之用俱無可充又其苦無  
親戚徃來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衛所之官又以嚴刑深  
計鉤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遂矣而不  
去豈人情哉欲兵之強而二者特不之詳臣所以深慮也用  
刑之際洞照物情而不為所誑明者皆是為之而法之輕重  
則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為之斷使貴賤無異施豪右寡  
弱無異決則令之所出即無不從天下之奸當必隨禁而革  
蓋天下皆天子之民刑期于必戮賞期于必得不待命而後  
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脫而寡弱之人駢首就  
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脫哉此尤  
陛下之宜置念者也夫數者之務酌之于古而行之于今宜有不  
可易者而其弊猶若此

聖制所謂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舉如

祖宗創業之初比隆前代者豈有他哉亦取諸人而已孔子曰為政在人啓以下數君不過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為治而况

陛下神聖天縱出于尋常萬萬者哉然臣于此竊有說焉蓋政雖舉于有人而身則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輕忽率易不能不累于愛憎之私而用所不當用舍所不當舍者有矣臣願

陛下急于修身以端取人之則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以至于動靜語默一事一為之際常加儆畏內省于中果當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當然之則而徇于外誘乎使天理純明私欲淨盡則身

有不修而道無有不盡醜陋醇醜自不謬于天下之是非苟

用乎人其用必當苟發于政其發必精治功之隆能追配

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詩書之所不及載者矣彼漢唐宋區區小補之治又惡足論哉然臣又聞治不患于始之不得而難于終之有繼伏惟

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則

國家天下之幸非獨臣之幸也臣無任惓惓忠愛之至臣謹對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因家天下之幸非樂也  
樂不常齊不始甚之心以中此不可甚之也

之有樂也

又恐其論若然耳又聞之不患于故之不辨而據于

脈宗卓然古昔而存焉書之世不文據昔矣然載魯宋國圖小麻

用乎入其用必當其然于其然必其然也

皆不辨而論無有不盡細細而論自不辨于其然也

巳未科弘治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聖帝明王之致治其法非止一端而孔子答

顏淵問為邦但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為言說者謂之四代禮樂然則帝王致治之法禮樂二者足

以蓋之乎宋儒歐陽氏有言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

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當時道學大儒

稱為古今不易之至論今以其言考之上下數千餘年致治

之迹其在可舉而論之乎夫三代而上無容議矣漢高帝嘗

命叔孫通定禮樂召魯兩生不至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

厥後三國分裂其臣有諸葛亮者而世儒乃或以禮樂有興

或以庶幾禮樂許之蓋通與亮之為人固不能無優劣要之

于禮樂能興否亦尚有可議者乎

狀元

卷二十一

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創業

聖聖相承百有餘年禮樂之制作以時以人宜無不備矣然而治效之隆未盡復古豈世道之升降不能無異耶抑合一之實猶有所未至耶朕祇承丕緒夙夜惓惓欲弘禮樂之化益隆先烈而未悉其道子諸生其援據經史參酌古今且陳之朕將親覽焉

臣倫文叙

臣對曰聞君天下者有致治之大法有出治之大本禮樂者致治之大法也天德者出治之大本也大本具而後大法可立大法行而後本以彰本末相資內外一道不可以差殊勸也然大法行于天下非智術所能為大本存乎一心非掩襲

所能得必其性諸天者渾然完具初無一毫之虧欠則其施諸治者絜然明備可以四達而不悖矣苟法有未備固無所恃以為治而本之不純抑又何以立夫法哉傳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以是歟欽惟

皇帝陛下稟聖神之資際盈成之運存心養性以培植天下之根本者無一日之不謹化民成俗以恢弘天下之治道者無一事之不周矣但善之可為吉人自以為不足世雖極治聖人猶以為木然足以

側席求賢

臨軒策士詢臣等以禮樂之治上稽唐虞三代之盛美下逮漢唐宋之得失暨

祖宗創業垂統之善

今日保邦致治之規誠有天下之遠圖安天下之至慮也願臣  
學術膚淺何足以語此然有問而對者臣之職有懷必吐者  
臣之願敢不罄一日之敷言以答千載之奇遇哉臣惟天地  
之道至大也陰陽之理至妙也而造化發育固未嘗不著見  
乎兩間觀其物各付物而不可以強同則天地所示者一自  
然之序而為禮也網緼化醇而不容以獨異則天地所示者  
一自然之和而為樂也惟古之聖帝明王與天地合德與陰  
陽同運履中正而大本以立樂和乎而大本以端于是以一  
身之中和為天下之中和以一人之禮樂為天下之禮樂辨  
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天下之紀綱一制民  
尚明等威正稱號以定天下之名分用天時因地利揭天常  
立人紀以廣天下之政化以至親疎小大為之體朝會交際

為之期宮室器用為之飾吉凶哀樂為之節以備天下之典  
則使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序而人樂以持循夫是之謂禮  
天下之物莫不各適其和而人興于鼓舞夫是之謂樂禮樂  
備而天下之治畢矣故孔子答顏淵為邦之間不過以夏時  
殷輅周冕韶舞為言尹焞因謂之四代禮樂則凡古今致治  
之法皆不出于禮樂二者而禮樂之外安復有所謂治法者  
哉降及後世求治無本如撫其文以用于郊廟朝廷之間不  
推其意以及于閭閻里巷之下宋儒歐陽修謂三代而上治  
出于一而禮樂為虛名大儒朱熹因謂萬世不易之至論良  
有以也臣請得而論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精一執中皆極  
夫淵微之妙建中建極皆純乎義理之天惟其為德之純故  
政事之所修明治化之所旁達雖未嘗明言禮樂于天下而

其通變之宜衣裳之垂璣衡之察玉帛之修與夫欽昊天而  
授人時畫井田而備封建昭典禮而嚴命討祀神祇而奠山  
川者率皆禮樂之用也雖未嘗顯禮樂于四方而其文命之  
敷人紀之修咸和之用由舊之政與夫關石和鈞具于王府  
正朔服色易于革命九一世祿行于治岐五教三事重于武  
成者率皆禮樂之行也蓋不出乎經世宰物之典而得鼓動  
作興之機不外乎民生日用之常而寓漸靡誘掖之道所治  
莫非教所教莫非治政治禮樂初無二途是以二千年間經  
制大備政教大同禮樂之化自家國以布濩乎天下自朝廷  
以流及于萬國咸有以淪人肌膚浹人骨髓致人人有君子  
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者合唐虞夏商周而同一轍焉所謂  
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以其治之有本故也若漢唐

末之君具寬大之德者不如堯舜之至仁抱英雄之略者類  
非湯武之大勇惟其德之不純故雖制禮作樂之命後先相  
聞最儀審音之奏影響不絕然徐考其所務以爲治者則九  
章之法十五之稅南北之軍以爲開基之偉制習射殿前更  
定律令減省吏員以爲貞觀之政要收藩鎮之權嚴兵樣之  
選定覆奏之獄亦視爲立國之規朝夕從事以爲治民之政  
至其制作所成謀議所定則雜就之儀掌于太常大風之歌  
奏于原廟事文具則音貞觀之儀耀武功則崇七德之舞劉  
溫叟所定猶雜先朝之迹和峴所奏未諧聲氣之元別其名  
目以爲禮樂之教是皆求治于抑勒操切之餘而不知其陷  
于俗吏之非立教于聲容器數之末而不知其流于文史之  
僞所治非所教所教非所治政治禮樂歧爲二致是以千有

餘年經制荒忽政刑苛紊置先王之粗迹以爲有司之藏采  
古法之遺畧以備斯須之用妖聲艷辭無補于時政之缺失  
虛飾美觀莫極夫世變之下移雖其享國亦彷彿乎帝王之  
歷年而其風俗則不逮帝王之季世者合漢唐宋而同一揆  
焉所謂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者以吳治之無本故也漢  
高祖因羣臣肆拔劍擊柱之失叔孫通行共起朝儀之請乃  
曰可試爲之又曰度吾所能者爲之則其所求者固已非三  
代之典而其所委者又復無九官之臣此積德百年之語所  
以來兩生之卻而綿叢野外之習姑以徼小就之功則其君  
臣之所自許與其志願之所自足者徒可知矣是其時雖若  
可乘也而無可爲之人禮樂之所以不能興也諸葛亮感先  
主三顧之勤不爲兩漢中興之佐立綱陳紀而不爲近圖廣

德率義而不爲小惠庶政欲其精練萬事理其根本則其施  
爲之規已得禮樂之遺意矣使天祚漢假之以年將見開誠  
布公之治雖未敢必其匹休前古而光明俊偉之業當有以  
決其度越後世矣王通謂其禮樂有與程顥謂其庶幾禮樂  
豈無見乎是其人雖若可爲也而無可乘之時禮樂之所以  
不復興也我

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以聖人之德御聖人之位用夏變夷爲民立極酌古  
準今以建一王之法因時創制以定萬世之規暨于

列聖率遵成業以爲永圖肆我

皇上益隆繼述以期光大華夷一統百有餘年固非蜀漢之偏安  
重明繼照世德作求下陋漢高之不學是宜禮樂之道掀天揭



地超出乎百代之表禮樂之化風行海流大被乎九圍之內  
然鳧鷖既醉之什尚未歌于審音之誓而鳴條破塊之變容  
或紀于上事之臣堂陛深嚴而吁咈之風未著教化流行而  
禁網之密未紓萑苻之擾間見于潢池紈綺之習下成于閭  
巷治效之隆未盡復古誠有如

聖諭所云也將謂世道有升降之異耶向使漢唐宋之君有堯舜  
湯武之德而其臣有臯夔伊周之賢則王通著七制之書未  
必為後世之楷經而唐史贊文皇之辭亦遂為不刊之實錄  
也今以

君明臣良之時當重熙累洽之盛所以持平世道者特在  
陛下決取舍之幾而所以維持世道者亦在大臣竭贊成之力耳  
復古之治臣切望焉若謂合一之實有未至耶則我

祖宗為治之道即禮樂之道

陛下保治之法即禮樂之法固無所謂出于二矣但其道至大非  
一人之所優為其法至廣非一日之所能盡朴略于風氣未  
開之時不能不藻飾于人文漸著之世草創于文武更始之  
初不能不大備于成康繼體之後今求夫為治之實其亦有  
不能盡合于一者乎伏願

陛下上体

天心懋隆峻德涵春情性致極中和以端出治之本詳審樞机修  
明体要以成致治之法使天下之政皆出乎天理之公而後  
世人欲之私有所不用天下之務皆由乎道義之正而後世  
法禁之術有所不行殆見著于閨門與于朝廷被于鄉遠比  
鄰達于諸侯四海自祭祀軍旅至于飲食起居未始一日不

在禮樂之中亦無一人不被禮樂之化所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近可以匹休于

祖宗遠可以比隆于前古而漢唐宋之治不足言矣雖然出治之本固在于德而修德之本則豈外于學哉尤願

陛下于退朝之暇清燕之餘注意于聖經賢傳之蘊留神于古訓時務之宜端本澄源以肅此心之敬防微慎獨以閑外至之邪御

經筵不徒事講說之勤必求夫明善誠身之實開言路不徒侈獻納之廣必盡夫省躬克己之誠治亂興衰之源在所周知民情物態之變亦垂

聽覽則

聖學聿新治效隨着禮樂之用達于天下而無間矣尚何合二之

實有未至而復古之治有不成哉由是觀之帝王所以建致治之績于數千載之上者此道也

祖宗所以隆致治之業于百餘年之間者此道也然則

陛下所以先振後而綿億萬載隆長之緒者亦豈出于此道之外哉臣學不足以稽古而竊嘗懷復古之思智不足以知今而未敢忘當世之務故酌治道之中為探本之論以上塵

聖覽惟

陛下采擇而施行之匪惟愚臣之幸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干冒

宸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臣謹對

